

开栏的话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《小楼春秋》2023年4月8日起,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。该系列纪录片每集8分钟,短小精致,融知识性、趣味性和历史性于一体。天津近代历史资源丰厚,100栋小洋楼,不仅展现了天津现存历史风貌建筑中的翘楚,也展开了上世纪初叶天津独特的历史画卷,更折射了近代中国“前台”之外,神秘深邃的“后台”。建筑与故事并重的全新立体视角是《小楼春秋》纪录片的一大特色,不仅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示出每一栋建筑的独特形象,详细讲述每一栋小楼的建筑特点,并且对其背后的历史意蕴、文化内涵和与洋楼相关的人物风貌也有多方面展现。为更充分地解读洋楼背后的故事,多层次地挖掘天津丰富的文旅资源,本报特别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,从文字上梳理小洋楼的建筑特点和历史变迁,将文字与视频相结合,通过一种媒体融合的新的尝试,多维度弘扬天津独有的历史文化。

小楼春秋

李琦琳

历史名城天津,一幅幢精美的历史风貌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,它们承载着往事如烟,镌刻着历史年轮。可是,建筑本体不会发声,它的诉说需要媒介。天津市委宣部、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的百集系列片《小楼春秋》,以建筑为切入点,用高度凝缩的津门故事,展现了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,充满浓浓的文化自信。

在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,一幢三层混合结构楼房,主入口通高的爱奥尼克巨柱承托顶部三角形山花,显得气度非凡。它建于1923年,至今恰是百年,这就是系列片第一集推出的久大精盐公司大楼。1924年,实业家范旭东在此设立久大精盐公司办事处。百年前,一群人,迈出了进军海洋化工的第一步,一个产业推动了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强大,更促进了一座城的发展。

地域吸引,资源凸显。渤海湾的海水含盐量大,含盐度高,所以海鲜好吃。天津人挑海鲜优先选本地产的,甚至没有“本地”的宁可不吃,这里一直流传着“借钱吃海货,不算不会过”的说法。这片富含盐分的海更是给了天津无限的生机,后来的长芦盐即是首批津门老字号。盐业历来属国家专营,为增加盐税,明清两代允许商人缴纳额定费用后,自官方取得票引,其引地所需用之盐,就由该盐商专卖。崔旭的《津门百咏》有:“盐策长芦此要津,风天气色属商人。铜山金穴须臾事,大宅连云递旧新。”诗句描述的就是富甲一方的盐商。今天意式风情区邻近的海河沿岸一直到金汤桥,都是曾堆放盐的地方,称为盐坨。金汤桥的位置最早为渡口即盐关渡,后来改为浮桥称盐关浮桥,都是因为这里设置了收取盐税的盐关。

责任担当,产业带动。随着工业革命,现代化的制盐技术出现,盐商的技术大大落后了。学成归来的范旭东,看到中国北方各地堆积的盐多达几百万担。供过于求导致制盐者倍感痛苦,小工业者的生活变成奴隶一样。而这些盐即使到了盐商手里,也是销售困难。随后赴欧洲考察的过程中,他看到欧洲人吃的是洁白的精盐,而我们吃的是土盐,在西方人眼中,中华民族成了“吃土的民族”。为改变我国化学工业落后的面貌,1915年7月,范旭东在天津成立久大精盐公司,转年10月,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盐厂生产的第一批精盐面世,范旭东将其命名为“海王星”。随着永利碱厂的成立投产,原本荒凉的滨海地区快速发展起来。

产业升级,人才引领。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不久,范旭东给李烛尘写信邀其加盟。李烛尘回忆说:“就在民国七年八月底,我和范先生做了一次长谈之后,非常投机,于是就决定了我今后终身的职业。”李烛尘很快显示出极为优秀的管理才能,在短时间内就使久大盐厂变了个样儿。久大的建成生产,动了盐商们的奶酪,于盐商们而言不啻是眼中钉、肉中刺,必欲置盐厂于死地而后快。李烛尘协助范旭东一面与盐商周旋,一面慢慢收购盐滩保证原盐的供应。南方的销售分支机构建立起来之后,久大精盐销售顺畅,利润大增。李烛尘仍是优秀的管理人才,而科技人才则是久大发展的源动力。1921年,侯德榜从美国学成,来到范旭东身边。1922年,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创办,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科研机构,被范旭东称为“永久黄”团体的神经中枢。研究社不断派出出国学习,一个产学研一体的实体初步形成。

自力更生,惠及全球。碱为化学工业之母,而当时的中国不能生产,纯靠进口。1933年3月,范旭东对《申报》的记者说:“民国十五年,就想法将盐制成碱,这个方法,世界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,且有专利权,所以要自己制造,第一件困难的事情,就是有了钱买不到机器,以致延到民国十六年,才达到目的。起初所有出产,只足够自己应用,现在工作日夜不息,每天能产二十万担。”看似轻描淡写的语句,过程却十分复杂。永利碱厂自1917年开始尝试用苏尔维制碱法制碱,1926年,红三角牌“纯碱”问世,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。面对曾经的技术壁垒,中国的企业家体现了责任担当。1933年,制碱业巨著《纯碱制造》在纽约出版。侯德榜公开了自己的科技成果,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制碱行业的封锁,中国创造为全人类共享。

呕心沥血,赤子情怀。全面抗战爆发,日军占领天津,范旭东率久大迁入四川,靠着带走的部分设备继续生产,积极支援抗战。1945年10月,正抓紧恢复天津久大、永利生产的范旭东因病逝世。他出身清寒,一生都过着简单的生活。创办了如此大规模化工产业的他,身后却没留下任何财产,以至于两个女儿在美国留学的学费都难以筹措,夫人的生计没有着落。然而,就是这位范旭东,把创办人每年的酬金给了黄海社,把北京的房产捐赠给为纪念他哥哥范源瀚而设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。母亲去世后,他捐出1万元金城银行股票,设立范太夫人奖励基金。他还捐款给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设立奖学金。范旭东仙逝后,毛泽东送了挽联,上书“工业先导,功在中华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永利碱厂与久大精盐厂合并,更名为天津碱厂,在李烛尘主持下很快恢复了生产。天碱前辈的创业艰辛,彰显了天津海洋化工人舍身许国的必胜信念。今天,我们正豪情满怀,大踏步进军深海。

(本专栏图片由《小楼春秋》摄制组提供)

范旭东

李烛尘

作家的故乡,往往就是文学的原乡。其写作旨归,自然也构成了某种文学母题的隐喻和象征。于是可以看到,那些密布于中国地理版图间的名不见经传的偏僻角落,经由作家别出心裁的叙事表达,成为神奇而茂密的小说生长地,自带风景和魅力。杨伯良的长篇小说《情暖陈家湾》,没有史诗的企图,没有宏大的结构,没有华丽炫技的铺陈,聚焦的只是一个普通北方村子的乡村振兴故事,虽切口很小,却讲述了一个与新时代风雨同舟的大故事,很有滴水映日、春风化雨之妙。

优秀小说的高明之处,在于既有意蕴飞翔的超越性,又有形式表达的模糊性。《情暖陈家湾》的意向明确,却鲜见乡村振兴的“标签”痕迹。杨伯良仅仅把乡村振兴主题当作历史背景,深意在于展示秘藏其间的曲折故事和各色人物。乍一进入阅读,似乎并不觉出如何惊艳,甚至还略显平缓,但随着故事的推进,读者会被作家丝丝入扣、趣味盎然的叙述所吸引,如饮一壶陈年佳酿,品出越来越浓的香醇味道。那些一地鸡毛、勾心拌嘴的“庸常”村野日子,遂焕然一新,熠熠生辉。

曾几何时,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速,很多农民背井离乡,进城打工,开始了他们风景移动的“他乡时代”。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厚的乡土小说传统,如今也被进行了大幅度甚至颠覆性的改写。作家笔下,大多围绕土地的凋敝、田野的衰微、乡村的破败做文章,游离于阳光和欢乐,采取碎片化、荒原化的“乡土末世”叙事策略。所谓“乡村末世”,指的是乡土记忆的模糊、乡土往事的屏蔽、乡土情结的淡化和乡土理想的熄灭,里面不无某些挽歌意味。

杨伯良的小说没有随波逐流,而是另辟蹊径。他对乡村生活的了解和认知,可用透彻形容,这一切,皆拜那片热土所赐。如果不是这样,很难想象小说写得如此绵密扎实,入木三分。《情暖陈家湾》的主人公马怀云是个县城机关的科级干部,人到中年,工作稳定,受命下乡搞乡村振兴只是临时性“公差”,可算作一段人生“插曲”。与别人不同的是,从一开始,马怀云就没打算被动的介入乡村振兴任务,而是知难而为,把个人身家和祖辈遗产统统付出,升华了乡村建设的精神境界。正

“乡村振兴”的风景与精神归乡

黄桂元

情暖陈家湾

是他的这段人生“插曲”,融入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强音,最终成为他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节点,高光时刻。

陈家湾地处城市边缘的蓄滞洪区,历史上屡遭灾情侵扰。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不利于搞大规模开发项目,只能踏踏实实走农业路子,但说到致富,又谈何容易。由于不具天时地利人和,使得村民生活长期在温饱线上徘徊,产生焦躁、失望、低落、无奈的情绪,也很自然。村支书兼村主任李金才最初对马怀云的“三把火”想法并不以为然,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,曾多次直白地劝他不必认真,走个过场就行了,“陈家湾的水深着呢,你一个外来人,穷了也穷不到你,富了你也拿不走一分钱,没必要伤这脑筋,惹一肚子苦恼,你要想应付差事,也能圆满返回”。马怀云却不肯打退堂鼓,面对重重困难,他身先士卒,倾其所有,动用各种社会关系,为陈家湾脱困打开了局面,通过产业振兴、技术振兴,初步收获了乡村振兴的成果。这个过程中,他付出的绝不仅仅是心力、体力,以及个人的财力、物力,还有不被理解的委屈与伤害。他能够初战告捷,是因为意识到,造成陈家湾相对落后的原因,有时并非经济基础薄弱,而是当地优势资源未被发现、整合和充分利用开发,依托自然优势和传统技能相关产业而“升级换代”,便是一条有效出路。

小说中,马怀云对陈家湾无私付出的精神动力,与一种寻母骨殖、破解悬疑的情结密切相关。如此,也决定了小说不可能直奔主题,仅仅局限于乡村振兴中心事件,表现在结构设计上,旁逸斜出,烘云托月,打造出层次丰富的叙事景观。推进叙事的有两条线,一条主线,一条副线。也可以说,一条明线,一条暗线。主线(明线)是马怀云到陈家湾乡村振兴,查问题,聚人气,寻出路,私下变卖奶奶的陪嫁“宝贝”以解决投资不足,发展粉坊,创立品牌。副线(暗线)是马怀云寻找骨殖失踪之谜。两条线在小说里互为补充,相得益彰,完成了乡村振兴风景与精神归乡的审美对接。

《情暖陈家湾》是一幅动态传神的人文画卷,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叙述干净,层次清晰,细节生动,语言舒展,田园景色扑面而来,乡村人物活灵活现。其间,马怀云、股家贤、李金才、于德福、陈慧珍等,音容笑貌,呼之欲出,“文学是人学”,小说在凸显激活乡土经济、振兴乡土活力的同时,深刻表达出对乡土世界的人文关切,应化为作家富有使命感和建设性的一种书写执念。改革开放时代,当下乡村不可能是封闭的,但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提到的“乡土本色”,其实并未泯灭,“差序格局”依然存在,私德编织的无形网络处处可见,但时代毕竟在进步,这也决定了,乡村振兴绝不仅仅是物质经济生活的简单改善,还应饱含“树人明德”的道德感化和文明熏染。

近些年,随着现实主义文学和重大题材写作的倡扬,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拘泥于“怎么写”,而同样关注“写什么”,他们走出文学小宝塔,力图以深远开阔的视野,让小说融于烟火,让叙事深入民生,让文学回到现场,为个人性与公共性、特殊性与多元性、艺术性与功能性,提供内在张力和审美空间。

杨伯良具有诗人的内质,写人、写景、写情,都透着浪漫伤感气息,甚至还有几分“小资”味道。前三项都好理解,而写梦,不仅关乎技术层面,还需要别一种想象能力。《情暖陈家湾》中,作家多次写到梦境,却非单摆浮游,而是与小说浑然一体,成其为有机部分,不仅深化了不同人物的下意识活动,也增添了小说的朦胧诗意。他曾写过《汇川烟雨》短章系列,与其说是随笔,不如称其为散文诗更恰当。其中《关于梦的话题》,认为梦境“是一种虚幻的快乐,是一种梦幻的选择,是一种迷茫的境地,也许就是这种不知所云不知所想的才是快乐的……假如人生就是一场戏,那么梦就是戏中戏,人的生命很精彩,梦会成为生活中的组成部分,但生活和梦不能画等号”。我羡慕杨伯良,充分利用做梦、写梦,不断扩容个人的生命感受。

笔耕不辍,桃李满园的杨伯良,在文学领域称得上资深而老到。他涉猎的体裁,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随笔等,以及跨领域的书画艺术,可谓多才多艺。作为静海文坛的领军人物,他在文学活动引导、扶持和组织方面,也有出色表现。这是杨伯良的另一面,此处不赘。

满庭芳

第五一九期

阿勒泰在蒙古语中意为“金子”,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。民间传言阿尔泰山“七十二条沟,沟沟有黄金”。每到夏秋季节,成片的桦林如绿云,似碎金,美不胜收。虽然这七十二条沟里只有一个“人间瑶池”喀纳斯湖,但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有一条沟,也人气日隆,皆因“五指泉”在这条沟里克兰河的支流——汗德尕特河西岸。

从阿勒泰市区东南前往这条沟,路程其实不远,直线距离不足20公里,且多走国道和省道。但车进入沟中后,偶尔也会有颠簸,沿途可见各种山体,山上的野花散发着迷人的清香。山路高路狭,早晚甚至敢从车行

行走天山南北(七)

冷冷五指泉

李昱坤

五指石下约10米处的基岩隙中,有一股如奶茶壶嘴大小的清澈之水汇集流出,清泉石上流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五指泉”了。五指泉,就像一个巨大而晶莹的蓝色宝石,镶嵌在群峰起伏的阿尔泰山中,放射着奇异诱人的光彩。

我为此而遐想,是那块巨石成全了这股清泉,还是反向而成的成全?总之,是这一石一泉成全了整条山沟。望一眼巨石,饮一口泉水,一个阳刚,一个阴柔;一个静穆,一个跃动,神奇的联想不觉于心中油然而生了。

沟中夏季清幽凉爽,秋季沟谷金黄,如诗如画。终年溪水长流,水流撞在岩石上,不断发出铃声般的脆响,伴着声声鸟鸣,使得大自然奏出的仙音久久回旋飘荡在幽静的山谷里。我坐在五指泉边,痴痴凝望着沟岸上生长着的茂密桦树、幽绿的草地和灌木丛中的各种植物。收回视线时,不由又为泉边生长着的绿茸茸小草而陶醉。草里夹杂着蓝、黄、紫各色野花,像极了块绣花的绿毯。这里流淌的泉水,也溢着香。远远还生长着晶莹剔透的各色野葡萄,宛若一颗颗水晶挂在树上。老刘摘了几串很像黑葡萄的果实,大家尝了尝,味道有点儿怪。老刘大笑:“你们可别担心有毒,这可是营养价值极高并且可以入药的黑加仑呀!”

五指泉的花岗岩石隙缝中,生长着地柏,泉水也自其渗出,虽水流不大,却长年不断,即使在滴水成冰的冬天,也不干涸不结冰,被泉水浸润过的青苔小草四季常青。探头石下的石缝中,有笔墨绘成的成吉思汗头像,在周围树枝上,人们系上彩色布条以示敬意。此泉水饮之味稍甘甜,触之滑腻中略带微温,泉水内含有钾、钠、钙等20多种人体必需元素,当地蒙古族牧民介绍,饮用此水可以降吉祥、保健康,用泉水沐浴可治多种疾病。实际上,此水确可治疗关节炎和皮肤病,长期饮用有润肺化痰的功效。

五指泉附近有“怪石沟”,虽不及博乐“怪石沟”景观之大之奇,但深沟里也遍是形状不同、形态各异的嶙峋巨石,令人惊奇称道,映衬得五指石更加神奇莫测了。巨石有的似雄鹰,正从蓝天俯冲而下;有的像沙漠之舟骆驼,高昂其首遥望远方……最令人惊奇不已的是一块块巨大刀切石,好似被人用刀切过的豆腐块,横竖直线,整整齐齐,层层堆堆坐落在河的左岸。有一石绝类八戒,这就使得在当地人眼中,最神奇莫测的莫属五指石了,有人也叫它“飞来石”,说那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从天庭踢落人间的。西来路上,在此也有一聚,真乃兄弟缘分。

如今人们游山玩水,除了饱览名胜、开阔眼界之外,兼而也是为了强身健体,释放压力。同时,也可让人们礼敬自然。若一个地方能让心灵得到慰藉,有所向往而来,有所念想不舍,就一定是一个好去处。五指泉,就是这样—个神奇的地方。

沽上丛话

2023年2月15日,曲艺老演员王文玉在睡梦中溘然长逝,享年86岁。

王文玉先生是以相声演员的身份为广大曲艺观众所熟知的,而我看王先生的演出,说相声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三次,大部分倒都是在书场看他评书。

王先生早年是南开书曲队的评书学员,后来虽然长期以相声享名,但一直没有中断自己的评书事业,不但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长期担任长篇书专业的教学工作,而且在电台和电视台都录制了大量的评书资料。2009年10月到12月,王先生应邀在金乐茶楼说了三个月的评书,表演了《瑞云》《刘元普双生贵子》《假凤虚凰》《张鸿渐》《枪毙刘汉臣》这几个书目,这也是我看王先生演出最频繁的一个阶段。

王文玉先生在青年时期和张立川学习评书,主要学习的是《聊斋志异》,同时也汲取了很多其他说书名家的长处。几年的学习实践经历,给他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艺术基础。同时,他的文化程度在同时代的演员中相对是比较高的,所以这就形成了他严谨考究的艺术风格。这不但体现在他多演说一些文学性比较强的书目上,而且在他表演的一些市井风俗类节目中也有所反映,比如他的代表作《义薄云天》,就很能展现他的这一特色。这本来是一段天津乡土故事,经过王先生的改编之后,成为很多评书演员的必修课,乃至一些外地的说书人也纷纷学演,现在仍是曲艺舞台上短篇评书的经典之作。

上面说的基本都是王文玉在评书表演上的一些特色,而他的相声表演,上世纪80年代和刘文亨搭档时的风采我无缘得见,90年代他和几位搭档合作录制了一大批传统相声资料,自然也是曲艺舞台上短篇评书的经典。但是王先生在相声舞台上的演出我却一直无缘得见,直到2019年2月在守本从艺六十周年庆典演出上,他为佟先生的太平歌词《文王访贤》进行捧哏,我才第一次在现场领略他说相声的风采。此时距离我在金乐茶楼听他说评书,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。王先生也从古稀老人到了耄耋之年,看着舞台上一丝不苟的演出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十年前在书场里听他侃侃而谈的那个岁月。

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,王文玉和田立禾再次携手,于2019年12月,连续说了两次相声,一次是《写对子》,一次是《津味婚礼》,在当时可以说是好评如潮。这个时期,二位老人已经多年没有合作了。这次的再度搭档,上依然是棋逢对手,将遇良才,风采依旧,这两次的演出也让现场观众十分感动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末年终,王先生登台表演了评书《聊斋志异》的名段《田七郎》,为自己的舞台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除舞台演出之外,王文玉先生还坚持著书立说。除出版传记文学《梨园骄子谭富英》之外,还经常有文章见诸报刊。2022年6月,他的新书《曲苑杂谭——南市艺谈旧闻录》出版发行,这部书中披露了很多尘封往事,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,该书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笔耕不辍的一个总结。

王文玉先生在长达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,在评书、相声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斯人已逝,他留下的音像资料 and 理论著作也成为曲艺行业的宝贵财富,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也将记住这位为曲艺勤勤恳恳工作一生的老人。